

时代汉典【财经小说系列】

江湖钱庄

Undergroud Private Banks

刘平 著

究竟是人生创造了价值
还是价值成就了人生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江湖钱庄

究竟是人生创造了价值
还是价值成就了人生

Undergroud Private Banks

刘平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9
第四章	24
第五章	30
第六章	37
第七章	44
第八章	55
第九章	63
第十章	73
第十一章	87
第十二章	95
第十三章	106
第十四章	115
第十五章	127
第十六章	135
第十七章	140
第十八章	145
第十九章	156
第二十章	172

第一章

李亦君孤身一人来到长洲市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神往的工作单位，竟会在一个庙宇里面。在他工作的那个时代，他手上持有的那张大学文凭，相当于在封建社会里中了举人的证明。他站在市中心的東西大街上，远远望见一座巍峨宫殿，琉璃瓦盖顶光芒四射，房顶五爪龙脊蜿蜒起伏，飞檐凌空其势冠盖全城，他知道那叫天童寺。

他是来报到的。他要到一个银行来工作。而那个银行居然在一个寺庙里。这在最初给了他一种说不出滋味的感觉。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银行？这样的想法，让他觉得自己要去的地方，好像并不是一个工作岗位，而是另一个世界。

完全陌生的世界。

这个陌生的世界让他忽然茫然起来，迟疑之间，不知道自己来到这个城市是祸是福。

走进院子。绕过天童寺正殿，背后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大院子，院子正堂屋檐下悬挂一块匾额，黑底红字：祈年殿。这就是信用社的办公地址。地面青砖铺砌，庭院四角几株古柏枝叶翠绿，飞鸟啼鸣。

没有人迎接他。他拎着两个蛇皮袋，看上去仍旧像跑单帮的。其实蛇皮袋里是他全部行李，也是他全部家当，大学毕业五年了他就这么点家当。

好在他相貌英俊，即使穿着廉价的白衬衣，也是英气勃发。他环顾了一圈，稍微低下头，把蛇皮袋叠码在祈年殿东厢屋檐下，然后推开天童寺信用社主任办公室。

办公室宽大敞亮，四角摆放鲜花盆景，浓香四溢。主任叫余美英，三十四五岁，仿佛很怕韶华流逝，无处不精心打扮，仅仅因为神情淑雅娴静，目光中的稚气和清纯都已淡去，才暴露出少女时代流逝已远。

抬头看见李亦君到了，余美英微微一笑说：生活上的事马洪已经帮你安排好，工作上的安排找信贷科长张宝。还有其他困难吗？

李亦君想说，他不认识马洪，也不认识张宝，但转念想，这样一说就显得胆怯。不认识有什么要紧，见面不就认识了！

他点点头退出，看见对面的西厢房有人进出，估计就是信贷科，几步就跨过去。

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一身职业西装线条僵硬，不过那张脸很生动，她大眼睛传情传语，显露着妩媚妖娆。

李亦君问：请问张宝科长在吗？女人轻慢地一瞥，冷冰冰地问：你干什么的？李亦君报上姓名，说是新来的，找张宝科长报到。女人漫不经心地说：知道了。这里没有科长不科长，各做各的事，怎么工作你看操作手册，享受什么待遇看你业绩。我们的工作都是互不相干，没有人帮助你，也不需要你帮助别人。

显然这人就是张宝科长。但张宝科长的话让他有些微微吃惊。一个银行，难道就是这样各自为政的小作坊操作吗？他这时候还不知道，实际上他来的这个地方，名为银行，实际上只是一个街道的信用社。而且这个信用社结构特殊，为了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是郊区信用社以民间资本为主，合作设立的机构。人员也是来自双方。余美英是民间资本的代表，张宝科长则是郊区信用社派来的代表。

李亦君按照张宝科长的指引，坐上那把属于他的椅子。他拉出办公桌抽屉，里面有一本操作手册，一份业绩考核办法，一个文字传呼机，一把摩托车钥匙。

从此他就是这家信用社的信贷员了。他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业绩考核办法，再看操作手册指引。看了半天才明白，目前他的处境最好是去组织存款。因为他还不懂银行业务，他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组织存款不需要专业技能，只需要公关能力。

当晚他在街头徘徊了很久，一直到深夜。办公室主任马洪已经帮他在竹林路租赁一间小屋，每月五十元租金。这钱要他自己付。信用社每月只发给他200元基本工资。奖金和交际费用都靠自己创造。

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不能组织到存款，不能创造业绩，仅靠每月二百元，剔除房租水电等项开支，他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

他初来乍到，迫切需要熟悉环境，他对这个环境太陌生。还需要结交有权有钱的朋友，不然他怎么组织存款，怎么创造业绩。可他本身无权无钱，又是外地人，在此举目无亲，他靠什么结交有权有钱的朋友？

夏天的长洲街头特别闷热，即使有夜风吹拂，也不能消除他心头的焦躁。

他不知不觉来到火车站广场，他不承认自己在后悔，可是火车的“哐当”声总是牵动他的心微微颤抖，“呜”的一声汽笛更像故乡在呼唤。

即便一夜未眠，李亦君仍然准时上班。信贷科空无一人，信贷员上下班时间

自主安排，甚至不必每天来办公室，只要能创造业绩。但是李亦君已经养成了准时上班的习惯。他大学毕业赶上培养第三梯队，他被选入了第三梯队，也就是说，他是后备干部，这不仅仅是荣誉，更是考验，他被下放到县政府锻炼。他知道这样的锻炼意味着什么，锻炼几年他将被迅速提升。他对自己不敢放纵，包括准时上班，他把这样的习惯看成遵纪守法的表现。

他准备按照机关工作习惯，首先打扫卫生。可他环顾一圈，到处纤尘不染，显然是已经打扫过了。这时余美英主任经过门口，李亦君习惯性地拎起空空如也字纸篓，表明他在打扫卫生。这举动接近条件反射，机关工作主要看态度而不是看效果，即如打扫卫生这种小事，也要摆出积极姿态，至少在领导视线内要有所表现。

果然他被余美英一眼瞟见，余美英眉毛一挑，很吃惊，但她没有表扬李亦君，而是去了马洪的办公室。很快马洪就慌慌张张地过来，不知他是很生气还是很紧张，他喘息着问：你在打扫卫生？

李亦君很清楚自己并没有打扫卫生，他窘得脸都红了，赶紧遮掩：就是倒点废纸。

马洪紧追不舍地问：字纸篓有废纸？

李亦君更加心虚了，只得硬着头皮编造说：有一点，不多。

马洪转身退去，李亦君发现自己额头上冒出汗来了。他急忙沏上茶，想平息心头的不安。一位中年妇女红着眼睛进来，满含委屈地问：我哪儿没有打扫干净？

没想到就这么件小事也越弄越麻烦，李亦君不敢承认自己撒谎，只能坚持说：其实很干净了。我这个人有洁癖，就是那么一点废纸，也想弄干净了。

中年妇女拿起李亦君的字纸篓看了又看，十分懊恼地说：今早撞鬼了，就马虎一点点！

李亦君赶紧问：这事很严重吗？

她叹息一声说：我一向不出差错……这也不怪马主任，扣我十块钱也是照规矩办事。

看着清洁工略显佝偻的身影消失，李亦君有些难过，没想到这么个小小的信用社也有专人打扫卫生，没想到自己的积极表现不仅不受褒扬，还害得无辜人受处罚。他油然想起张宝科长的话：没有人帮助你，也不需要你帮助别人！

清晨沉寂无声，李亦君透过木格花窗看庭院对面，都是房门虚掩，没有人串门，没有亲切问候，整个就是没人在意谁，只在意自己。

看来这个地方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地方。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无助于自己进步，相反还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会站不住脚。

李亦君再次拿出操作手册，没有人告诉他如何工作，如何尽快进入角色，他

只能从操作手册寻找指引。那上面讲：对于新手来说，首先要想到的是自己能为客户做什么？即使难为情的事也不轻易拒绝，始终要明白，需要你就是机会。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哪个客户需要我呢？李亦君继续翻看操作手册：不知道做什么就去发现客户需求。注意，是发现需求而不是发现客户欲望，也不是发现“需要”。营销的含义不是满足客户“需要”和欲望，而是把需求转化为赢利机会。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发现和甄别客户需求，然后根据自己能力满足其中一项、两项或者更多。发现的需求越多，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越强，在这一点上与人已经具备的条件和能力没有必然联系……

李亦君看得有些糊涂，他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需要就是需求。这里却说需要不是需求，那什么是需求呢？

他仰靠在木椅上，扭头望着花格窗扇外，仍旧寂静无声，没有关怀、没有引导，他感到很无助。思绪回到大学时代，很想回忆出老师是否讲过什么叫需求？

忽然一阵浓香迎风吹来，随即看见一身笔挺的藏青色西装，以及“袅袅”脚步声。李亦君站起来，道一声：科长早！张宝科长瞥他一眼，十分警惕地问：什么意思？挖苦我迟到吗？李亦君赶紧说：不不不！张宝“哼”了声不理他，显得怒气冲冲。

李亦君自讨没趣，但并不想跟科长过不去，遭科长抢白几句不算什么。他继续凑上去说：科长，想请教一个问题……张宝猛然回转身，厉声喝问：你是想考我的试吗？告诉你，怎么着我都是你科长！李亦君慌忙说：不不不，我确实不懂。比如什么叫需求，为什么需求和需要不是一回事？光看操作手册看不懂，只好请教科长。

信贷科像一间教室，八个信贷员的办公台摆放像课桌，唯独张宝的办公桌像讲台。

张宝坐上自己椅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李亦君，似乎要看透李亦君的五脏六腑。可能看出李亦君确实不怀恶意，她脸色稍微好看一点，但仍旧冰冷。她嘴角一挑，轻蔑地说：这还不明白？比如隔壁的长兴宾馆，需要开设银行账户，没有账户他们不能结算资金，所以必须满足，你不满足人家就找其他银行，最终一定要满足，这就是需求。如果他们打算装修门面，需要贷款，这就不是非要立即满足的，早贷几天晚贷几天也不影响什么，多贷点少贷点也不影响什么，就是不贷也不会产生致命影响，这就是需要。如果他们想吞并我们银行，那就是异想天开，就是欲望。你明白了吗？

哦，李亦君恍然大悟，这就像吃饭，不吃饭要死人，这就是需求。想吃美味佳肴，就是需要了。如果想吃龙肝凤胆，那就是欲望。可是怎么区分、怎么甄别呢？今天是需要，明天可能就是需求；对于这个人是需要，对于那个人可能是需

求。甚至欲望，也是可能转化的呀！不过李亦君没有追问下去，他怕张宝科长也回答不出，那将大家都尴尬。

直到后来，他回想这些话的时候，才悟出张宝科长的话实际上是话中有话的。长兴宾馆是余美英家族的产业，她始终认为，余美英家族介入银行业的目的，最终就是为了鲸吞信用社。

但此刻，他至少有一是明白了，那就是他要去寻找需求。任何人都有需求，而且有很多需求，只要能满足人家一两点需求，人家就不会无动于衷，就可能争取到机会，就可能把需求转化为盈利。

不过这显得有点赤裸裸，李亦君更愿意人和人之间相互帮助不图回报，而不是挖空心思寻找机会先予后夺。只是他愿意不愿意已毫无意义，如果他不肯这样做，他将被请走。这里不是理论研究所，而是挣钱的地方，不为挣钱他不会来这里，既然来这里就只是为了挣钱，为了钱一切就是赤裸裸的了。钱等于赤裸裸的交易。没有了过程的等式是那么清晰，一览无余，简单，实在，不得不面对。

马洪帮李亦君租的房子还不错，虽然只是屋檐下搭出的一间偏棚，但租金只要五十元一月。而且面向清静的竹林路，几乎处于都市里的村庄。

东边一条狭长幽暗的小巷，叫窖蹊。窖蹊巷两边灰墙壁立，地面石板铺路，曲折通向市中心东西大街，如同幽暗的下水道。

傍晚时分，隔壁邻居那扇面向窖蹊巷的木门“嘎吱”洞开，出来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老人行动不便，靠一个姑娘搀扶。

门前一株纤细的紫荆，被精心围护在钢丝网罩中。老人静悄悄地坐在藤椅上，长久凝视那株紫荆一言不发。旁边那位姑娘十八九岁的样子，一身干净整洁，在替老人摇扇，也是默默无语。

李亦君一个人太寂寞，他端上凳子出来，很想跟邻居说说闲话，又怕打搅人家，便仰头望着窖蹊上空一线蓝天。

留意到姑娘不时觑他一眼，李亦君扭头微微一笑，姑娘倏然脸红，赶紧低下头，一头披肩发把脸庞笼罩起来。

还有这么害羞的姑娘？李亦君满怀好奇，索性就仔细看。姑娘透露出小家碧玉质朴的柔媚，肯定是乡下姑娘，但也称得上漂亮，而且文静清纯，不像个粗笨丫头。她怎么甘心伺候一个行将就木的孤僻老头？

一向清静的竹林路，夕阳已经消失，巷子里穿堂风越来越疾。老人一通咳嗽，姑娘赶紧把老人从藤椅上扯起来，准备搀进房间。老人四肢无力，整个身体瘫在姑娘肩背上，很像章鱼抓住猎物。李亦君几步跨上去说：我来帮你扶他吧。

姑娘立即满脸通红，眼皮都不敢抬。倒是老人咕哝一声，声音接近咯口浓

痰，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老人很轻，李亦君一手就能把他拎起来，但李亦君没有这样做，而是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搀扶进去。

进门是一个小院，几乎没有生气。长满青苔，透着墓地般寂静。

李亦君把老人扶去屋檐下沙发，老人捏住李亦君的手，浑浊的眼睛里透着喜悦。猜想老人是要他坐一会儿，李亦君瞟瞟那姑娘，姑娘显得很紧张，似乎还有些恐惧。

李亦君坐下来自我介绍：我在天童寺信用社，叫李亦君。他把话说得很大声，显然并不打算只给老人听见。老人无力地抬手指点，示意姑娘给李亦君沏杯茶。

李亦君并不推让，他很随意地说：多谢了，我正口渴呢。

老人终于挣扎着吐出两个字：我——罗……

看他说话很吃力，李亦君止住他说：你姓罗？我知道了。下来你摇头点头就行啦，话多费精神。那小妹妹也姓罗吗？

老人想回答，可是一口气把他脸憋得发紫还没吐出来。李亦君赶紧给他揉胸口，他脸上浮现出快慰的神情，还竖起了大拇指。

姑娘低头把茶杯轻轻放在李亦君旁边，李亦君尽可能温和地说：往后叫我大哥就行。“和得邻里好，犹如拾片宝。”只要你们有做不动的活，你就叫我来帮忙。怎么称呼你？

姑娘轻轻晃动一头光滑的秀发。

你不相信我？李亦君问。老人抬手扯住李亦君，同时用手比画。李亦君终于明白了，原来姑娘是哑巴。一个哑巴伺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上个医院或者买个东西怎么办啊？李亦君四面看看，主动问起：你们缺什么吗？要不要我帮忙买点什么？

姑娘缓缓抬起眼睛，不无哀求地望着李亦君。一见这眼神李亦君一阵心悸，说不清是什么感觉，那眼神仿佛在说：我相信你，你可别骗我呀！

李亦君温和地对她笑笑说：缺什么吗？不方便讲就写吧。

姑娘又红了脸，她转过身拿来纸笔递给老人。老人努力拽住笔，可他手发抖，写不出个完整的字，姑娘就接过纸笔红着脸涂画。

看样子姑娘没念过书，不知道她画那些歪歪扭扭的符号是什么意思，李亦君只好猜测：哦，这是要买油是吧？这是要买米吗？

姑娘吃吃笑，不知道她是笑李亦君愚笨还是笑自己涂画得不好。看她又画个钞票样符号，李亦君十分疑惑：这是什么？表明断米断油了没钱买吗？

姑娘摇摇头，李亦君猜想她是不好意思承认，这样的两个人肯定生活拮据。

李亦君的心马上一阵抽紧：你们没钱我也没钱呀。再说，平白无故也没理由帮你们垫钱买米买油呀！不过李亦君还是豪情满怀，不忍心看着他们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就这样破灭。于是李亦君安慰姑娘：你放心，这就帮你们买去。

姑娘急忙一伸手，应该是想扯住李亦君，可是因为羞怯她又将手缩回去。李亦君以为她是过意不去，李亦君昂然甩手大步跨出院子，以便表明他十分乐意。

买好他们可能需要的油和大米，回来的路上闻到卤肉香阵阵扑鼻。为了节省生活费，李亦君不去食堂而是自己烧饭，经常一日三餐面条。现在闻到肉香，他刚刚吃过的晚饭就无影无踪了。

李亦君停下摩托车，买一斤最便宜的卤肉杂碎，想了想他又买半斤比较昂贵的烟熏猪舌头，再打半斤烧酒、买两瓶汽水。

紫荆旁边的院门已经紧闭，李亦君不由得想：难道是我瞎起劲，人家根本不需要帮助？他仍然去敲门，大声问：怎么把门关了？

立即响起松木门闩的声音，开门后一张红彤彤的脸上净是兴奋。李亦君一晃手中卤肉说：我饿了，你们一起吃点吧。姑娘掩嘴笑着接过去。

院子里灯火通明，老人已经移位到堂屋，正躺在一张可以升降的床上。微风从电扇里吹出，吹来藏香的沁人浓香。

堂屋中央一张低矮的四方桌，搁在巨大的牛皮凉席上。姑娘摆出碗碟，竟然件件都是精美的青花瓷。李亦君有些疑惑，不过没有多问，问也没人回答。

他盘腿坐上牛皮凉席，开一瓶汽水递给老人，老人摇头，不过很愉快。李亦君把汽水递给姑娘说：两瓶都归你。他把半斤烧酒倒进青花瓷碗，“滋——”的一声猛喝一口。

老人既不喝汽水也不吃肉，李亦君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姑娘也什么都不沾。李亦君以为她难为情，拈了一片比较昂贵的烟熏猪舌头放进她面前小碗。姑娘勉强拈起来舔了舔，像吃毒药那样强咽下去。

李亦君问：你是不饿吗？姑娘用力点点头。李亦君就不动那烟熏猪舌头，而是说：这个留给你们明天吃。

姑娘无可无不可，也不像一开始那么紧张，她跪坐在牛皮凉席上什么也不吃，但显得很快乐。看李亦君狼吞虎咽的样子，她不时地掩嘴窃笑。

院子的静谧，老人的安详，姑娘的无声浅笑，让李亦君感到家庭般温馨。喝过半碗酒他有些亢奋，他就一个人不停地讲话。

这院子很久没有笑语欢声了，突然出现个高大男人，老人和姑娘不仅听见洪亮声音，还感到安全，他们压抑得太久的心情有所释放，于是露出了久违的轻快和欢畅。

老人和姑娘都愿意听李亦君讲话，他们几乎凝神静听。还不时听见老人咕哝一声，显然他想把话接过去，也来讲上几句，只是他发不出声音。

也许是有点累了，李亦君连续打了几个哈欠，感到很困了，他起身准备离开。姑娘一把伸手牵住他衣袖，背过身掏出钱夹，一边指了指那些油和大米。李亦君立即明白了，她是要把买米买油的钱还给李亦君。就在姑娘掏钱时，李亦君无意中瞥见，那钱夹里并非没有钱。他不由得想，可能是害怕李亦君抢劫，姑娘假装穷困潦倒，李亦君不禁哑然失笑。

早晨起来，李亦君去竹林路买挂面。

竹林路滨临乐水河的支流，两岸都是茂林修篁。路边草地就是集市，只有十来个摊贩，倒是样样齐全。

突然看见个身影，正是隔壁的哑巴姑娘，李亦君满怀好奇，他蹑手蹑脚地跟上去。

姑娘戴顶宽边遮阳帽，她目不斜视，看准了需要的东西就用手指点，然后递上钱去。她不会讨价还价，退补多少全凭对方良心。

不过好心人还是多，没有多少人故意坑害她，她完全可以自己上街购物。那她为什么要李亦君帮忙买米买油呢？李亦君回头想，当时姑娘伸手拦阻，其实就是表明，他们并不需要帮助。

可是姑娘也不拒绝李亦君的热情，包括那位罗大爷，似乎也乐意跟新来的邻居友好相处。

李亦君悄悄靠近姑娘，冲着她“哇”地大吼一声，吓得姑娘猛一惊颤，刚买的东西洒了满地。李亦君看她脸色煞白，眼里含着泪水，没想到她如此害怕惊吓，李亦君赶紧牵着她的手道歉。

姑娘抽回手，弯腰拣拾地上东西。李亦君满怀怜悯地说：你出门不方便，有事就叫我一声，反正我有时间，也好找点事做。

李亦君三刨两爪就把满地东西拣进篮子，姑娘又轻轻一扯李亦君衣角，指点着对面店铺。想去店里买东西吗？李亦君问，姑娘点点头，显得十分兴奋，可能是没想到李亦君轻易就猜出她意思。

买齐姑娘所需要的东西，李亦君帮她拎着。似乎她并不愿意立即回去，李亦君说：去河边吹凉风。姑娘倏然一脸绯红，但没有拒绝，她羞羞怯怯地跟在李亦君身后。

清晨坐在河边水泥凳上，河风吹拂过来十分凉爽。姑娘穿件白色衬衣，下摆扎进黑色裙子，套着线袜，一双缎面布鞋。李亦君取笑说：倒回五十年你也不算

上摩登。

姑娘没有听懂李亦君话中意思，但是能猜想到在取笑她，她深深地低下头。

感觉到姑娘在偷偷瞟他，那目光无比温柔，仿佛漆黑夜空突然出现的月光。李亦君又想说话了，这姑娘永远不会说话，如果他也不说话，大家都有些局促不安。

姑娘缓缓抬起头，安静地仰望他，目光饱含深切的关注，似乎她只需要聆听。好在男人都需要聆听者，尤其面对异性专注的目光时。李亦君双手抱膝，把下巴磕在膝盖上，扭头俯视清凉的河水，水面漂浮着竹叶，不见波涛也不见激流，像死水无声无息。他心头却是波澜起伏，他说：我原先很得意的，大学毕业就挑选到了“第三梯队”，安排在下方的县政府锻炼。后来兴起机关经商，党政机关都开办三产公司，领导看我头脑灵活，就安排我做服装买卖。起先也赚了不少钱，后来倒卖一批牛仔褲，遭全部没收了，说这些牛仔褲是从死人身上剥下的，怀疑带着传染病。这一没收就把我整惨了，连公家的本钱都亏得精光，他们开除了我的公职。幸好还有大学文凭，我就跑来长洲找工作。人才交流中心把我介绍给天童寺信用社，那信用社主任倒很看重我，立即就答应接收我。可是等我真的来上班了，才发现对我很冷淡，没人教我也没人帮我，甚至没人理我。好像我只是个送货的，如果能给他们送上存款，他们就给点奖金，不然就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资。我人生地不熟，我去哪里给他们找存款？我也很难，不光是你难……

姑娘一直目不转睛，这会儿眼里涌动着泪花。不知她是在为李亦君难过，还是同样感到艰辛，不过显然她相信李亦君不是在撒谎。

李亦君忽然意识到该上班了，他站起来伸出手，姑娘十分羞涩，不过没有闪避，任由李亦君牵扯她站起来。

姑娘突然欢笑着跑去前面的浓密竹林，背对李亦君从她贴身口袋抽出身份证，转身回来递给李亦君看：她叫莫伊，今年十九岁。

那罗大爷是你爷爷吗？李亦君问，莫伊却摇头。

难道你是他请的保姆？莫伊点点头。

李亦君立即感到难过，莫伊已是需要照顾的人，却来照顾别人，还是照顾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整天守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那将是怎样黯淡无光的生活？

第二章

在进银行之前，李亦君对银行的了解仅仅是：那是存钱的地方，有很多钱的地方。他们的工作就是数钱。当然也会把钱贷出去，但要获得他们的贷款非常不容易，那都是些朝南坐的牛人。

现在他也跻身银行了，这才发现根本不是原来想象的样子。银行其实没有多少钱，所以需要不断地找钱，也就是拉存款，能够拉来存款才是能耐，像他这样拉不来存款就会坐立不安，甚至诚惶诚恐。

信贷科空无一人，李亦君翻了翻操作手册也得不到帮助，他更加心慌，同时又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看见余美英走进院子，余美英不穿职业西装，而是一身华丽的套裙。那种服装，一眼就能看出是相当高级的套裙，一套要几千甚至上万。李亦君弹了弹衬衣袖口一丝褶皱，他初来乍到还没定做职业西装，身上的衬衣显得很寒酸。不过他还是鼓起勇气走出去，他想请主任帮他指引一条道路。

李亦君敲开余美英的办公室，余美英正在对着一面大衣镜拢头发。衣镜里的余美英像梦中人，光影朦胧似乎很远又似乎很近，李亦君望着镜子里的余美英有些羞怯地说：我在长洲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去哪里找存款。

余美英回转身，温和地笑笑安慰他：刚来的都是这样，摸不到门路。光着急没用，你应该去发现客户需求。

可是，李亦君茫然无绪地说：不知道我们信用社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就是发现了需求，也不知道哪些可以满足哪些不能满足。

余美英笔直地站在李亦君对面，她不招呼李亦君坐下自己也不坐下，显然她习惯跟人保持相当距离，不会随便跟人亲近。她双手交叉在小腹，像空中小姐似的微笑着答复：大银行能说这样可以做那样不可以做，因为他们以产品为中心，就像服装商场，客户只能挑选服装而不能要求定制服装。我们以客户为中心，就像裁缝，完全根据客户需求度身定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做也没

有什么不可以做，无非是值得做还是不值得做。

李亦君还是很迷茫，不过他没有再问下去，他看出余美英说话很谨慎，不会轻易掏出心里话，再问下去也无非是重复操作手册上那些内容。

李亦君点点头退出来，仰望天空叹息一声，然后甩开大步走出天童寺，他准备去街上碰碰运气，坐在办公室永远没机会。

附近的工厂商店多半已是信用社客户，已是信用社客户他就不能随便插手，这有严格规定。

他去明清一条街，那是商铺林立的步行街。这条街上他倒有几个熟人，那时从他们手中进过服装，但他现在不想找这些一起做过服装生意的个体户，就是这些家伙坑害了他。可是除开这些人，他没有认识的人了，他又该找谁呢？

明清一条街和东西大街交会处，有一排通体透明的楼群，蓝色穹顶蜿蜒起伏，宛如通体透明的巨龙盘踞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透过钢化玻璃墙面，无论从哪个角度一眼望去，都能看见楼房里人流如潮，商品琳琅满目。

这是长洲纺织集团总部，它大得不可思议，可以说就是个纺织王国。它不仅是长洲市最大的纺织品专卖市场，从原料到中间产品以及制成品一应俱全，批发、零售、仓储都在经营，还是雪豹系列产品的专卖店。

长洲人逛商场多半到此，即使不为购物，到此走走看看也是一种休闲方式。

李亦君突发奇想，这样的大集团只会跟大银行往来，肯定不是信用社的客户，如果他能争取到这么个客户，他就一劳永逸了。

李亦君并不怯懦，二十八岁的人已被磨炼得有些坚韧了。可是进入商场后他还是惴惴不安，他眼前一片茫然，不知道该跟谁接触。

正好站在雪豹专卖柜旁边。雪豹是长洲纺织集团的著名品牌，专卖柜陈列的都是高档产品，服务员比顾客还多。

李亦君稍微一整衬衣，他听见过不少人说他有女人缘，很讨女人喜欢。他问旁边一位女服务员：你们总经理约我来的，该去哪里找？

女服务员微笑着打量李亦君，可能她对李亦君的英俊外表很有好感，她热情地指引：卢总在九楼，从那边电梯上。

这就是说总经理姓卢？李亦君暗暗高兴，他轻易就套出总经理姓卢，也算是出师顺利。但也有可能，这位总经理令人望而生畏，不然怎么会一提总经理对方就知道找卢总？这么大的公司不可能只有一位总经理，未必其他总经理都不足挂齿？如此一想李亦君又有点紧张。

不过他没有退缩，就算是凶神恶煞他也打算会一会。他乘坐电梯到九楼，赫然一个保安笔直地站在电梯口。李亦君还是有些心虚，他慌忙说：找卢总。

保安一努嘴，李亦君这才看见旁边还有个接待小姐，他过去再说一遍：找卢总。

有预约吗？

我是银行的。李亦君答非所问，递上一张名片。

接待小姐拨通电话，说天童寺信用社有位叫李亦君的先生拜访卢总。沉默片刻，不知是天童寺信用社的招牌响亮，还是李亦君这个名字有吸引力，接待小姐搁下电话说：运气不错，卢总愿意见你。

李亦君点点头，然后昂首挺胸，可他很快就感到一种异样的恐慌，踩在地毯上的双脚也越来越沉重。走廊上铺着鹅黄色白边长绒地毯，踩上去一步一个脚印，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皮鞋不够干净。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花香，走廊两边密集摆放鲜花盆景，他又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股汗味。房间都是房门紧闭，整个楼层鸦雀无声，他不得不蹑手蹑脚，如此就显得诚惶诚恐。

终于看见一个房门上嵌了块总经理牌子，他已经感到额头冒汗了。他轻轻叩了叩，出来位小姐，应该是秘书，李亦君眼前立即明光闪亮，一时没有分出面前是阳光还是灯光，只感到好大一个房间，落地大窗户，室内装饰豪华得耀人眼目，以至于他有些头晕目眩。

这还仅仅是接待室，秘书小姐轻手轻脚地穿堂而过，去叩开里面套间。从套间里款款走出一位年轻女子，充其量二十六七岁，一身华丽光彩夺目。秘书小姐介绍：我们卢总。

这就是卢总？李亦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毕恭毕敬地站在房间中央，有些不知所措。卢总含笑招呼：请坐。李亦君赶紧双手递上名片。

卢总两指拈起名片看看，坐上沙发说：什么事？

李亦君在她对面诚惶诚恐地坐下，笔直地挺着身子说：冒昧打扰了。

卢总把李亦君的名片撂在茶几上，她端坐在沙发上只是微笑。秘书小姐递来一杯新茶，李亦君起立双手接过，同时飞快地思考找个什么话题。本来他想，如果对方是个可怕人物，他就直截了当地讲，请对方去信用社开户。如果对方一口拒绝，他就软磨硬泡，尽量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也能有所进展。可眼前竟然是个年轻女子，他肯定不能软磨硬泡，那又该找个什么话题呢？

他忽然想到，他来长洲找工作时，听人才交流中心的人介绍过，天童寺信用社主任余美英，是悦来堂桑家的长媳，这样的豪富人家媳妇在长洲有头有面，卢总应该认识她。于是李亦君编造说：我们余美英主任叫我专门来一趟，看看卢总这里有没有需要我跑腿的事。

卢总“哧”的一声笑着说：余美英死皮赖脸。告诉她，不是我不给她面子，我们要新开个账户必须得到董事会同意。我总不能跟董事会说，仅仅为了照顾余

美英的面子，就去你们信用社开个账户吧？你们要给我创造一些理由，为什么必须跟你们信用社合作，你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这么说就连余美英都找过她了，她也没答应，李亦君暗暗叫苦，看来一点没希望了。但他没有流露心头的沮丧，他强撑着表白：现在我们还不能跟大银行比高低，不敢为难卢总。今天专门来不是为了做业务，仅仅是来看看，卢总有没有不方便使唤别人，而我们正好可以做的事？

卢总笑了笑，目光也柔和了些，她说：谢谢你的好意，真有难处少不了请你们帮忙。

李亦君说：大的忙我帮不上，只是跑个腿呀什么的还行。我在长洲没一个亲人，也就没有任何牵挂，如果需要我跑腿，我保证随叫随到。

可能是这话确实诚恳，也可能卢总接触的都是些手眼通天的人，她第一次面对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再看李亦君可怜兮兮的样子并不讨厌，她沉默不语，用一种不让人尴尬的眼神看李亦君。

李亦君挺直的身材有些偏瘦，唯其如此显得骨骼粗大，两个巴掌特别宽广，关节突出，显得非常有力。虽然目光温顺，脸上带着几分紧张，甚至因谦卑而有些惶恐，但那坚硬的轮廓强烈传达出一种男人的刚毅之气。

卢总带着几分玩笑几分认真的口气问：你能喝酒吗？

最擅长了。

卢总跟手拿起电话，拨通对方后她似乎有些生气地说：余美英，你真是赖皮，又支个叫李亦君的信贷员来。

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余美英说了些什么，卢总和余美英开始了女人间的说笑。说笑够了，卢总对余美英说：正好有个很尴尬的应酬，几个野蛮客人，借你这个信贷员去帮个忙。

挂断电话，卢总带着歉意看一眼李亦君说：刚认识就麻烦你，不好意思。不过我已经给你请假了，你就不必有顾虑。

其实李亦君已经看出来，她和余美英的关系不一般，但是她为什么一直不在信用社开户呢？

卢总继续说：那就今天中午，你直接去福海招待所，问卢亚萍的包厢。

李亦君马上表现出心花怒放的样子，并且尽量把这种欣喜夸张，以表明他是多么乐意为卢总效力。

出来看时间还早，李亦君急忙回家，翻出一套廉价西装。冲了个冷水澡，再把皮鞋擦亮，头发梳理整齐。不到十一点，可他已经急不可耐了，他提前赶去福海招待所。

福海招待所在长洲古城南面，占据了原山北麓的一座山冈。蜿蜒云墙围砌，云墙内林木森森，浓荫蔽日，云遮雾绕。

李亦君骑一辆摩托车，拐进林荫道，再到接引亭，过牌楼，进入福海招待所正门。迎面耸立一堵人造悬崖峭壁，喷水自上而下飞泻激溅，没有瀑布那种壮观，倒是如一幅透明水幕。分明可见水幕后面是摩崖石刻的鲜红大字，专门为福海的景物人情而赋：

蟠龙云墙环绕处，移山缩水藏风流。纵是仙山琼阁，羞看一泓甘露；回眸梅林苍苍，接引小桥苦渡；幽径难觅前程，守节如竹，斑斑泪痕无人数，阵阵松涛夜夜鸣鸣！

花丛草地蜂蝶舞，落英遍地谁相顾。只争一春不误，怆然华发霜重；长恨灯影流水，日月星辰依旧；又见一路昏昏，争先入瓮，啼血苦劝几人住，天不造孽尽是人作！

李亦君是头一次来这里，他左顾右盼，旁边依次闪过赋中景物：浮光潋潋的一泓甘露池，岸边重屋重檐仙山琼阁；偌大一遍梅林，流水环绕、小桥沟通；曲径幽深，穿越竹海松林……

不觉来到接待大厅，迎宾小姐上来迎候。李亦君说：卢亚萍的包厢。

迎宾小姐仔细看了李亦君一眼，如同看个明星，可能她觉得直呼卢亚萍名字的人都有些来历，也可能是看李亦君相貌不凡。其实李亦君并不知道卢亚萍就是卢总，他见小姐抿嘴一笑说：卢总包厢在八桂林。

小姐在前面带路，七扭八拐进入一个天井。天井四角栽种八株桂树，当中一个喷水假山。正房木门敞开着，进去看好大一间餐厅。

李亦君在餐厅一角椅子坐下，窗外不远就是仙山琼阁，灿烂阳光照耀一泓甘露池波光粼粼。空调温度恰到好处，李亦君心旷神怡。同时浮想联翩：那卢亚萍是什么人？这么年轻就当上长洲纺织集团总经理，长洲纺织集团又是个什么背景的企业……

听到一阵喧哗，好多人拥进来，李亦君赶紧起立。都不认识他，卢亚萍也不介绍，李亦君不尴不尬地微笑着冲大家点点头。

卢亚萍在上首主人位置落座，对李亦君招手说：你坐这边。李亦君稍微犹豫，因为那是副宾位置，但又不能抗拒，只得靠近卢亚萍左手落座。其他人都知道自己该坐什么位置，坐定后卢亚萍才介绍：这是银行的李亦君先生，正好来我们公司，我不能同时宴请两路客人，就合并在一起了。

这样介绍李亦君很有面子，不然他就只是个陪客。可她为什么给李亦君面子，难道是李亦君给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当然也有可能，她并不是给李亦君面